

李梦阳评点《孟浩然诗集》及其文献价值

郝润华

明代诗人“前七子”领袖李梦阳(1473-1530)倡言复古,推崇盛唐诗歌,最倾心的盛唐诗人是杜甫、李白,不过,他对盛唐另一位诗人孟浩然的诗歌也有过潜心研读,他曾在宋末元初人刘辰翁评点孟浩然诗歌的基础上重新评点过孟浩然诗集。他的评点具有一定的特色与价值,可惜学界对此文献关注不够。笔者辑录李评孟诗的原文,并就文本的生成、版本及其文献价值略作初步探讨。

一、李评《孟浩然诗集》的产生与版本

刘辰翁(1233-1297)评点的孟浩然诗集,流传较广,现存版本甚夥,学界研究成果也相应较多,而李梦阳评点孟浩然诗,则不甚流传,学界自然罕有考论,据笔者所见,仅有台湾学者侯雅文的文章《李梦阳参评〈孟浩然诗集〉及对刘辰翁批点的承变》^①。该文通过对李梦阳与刘辰翁评点孟诗的比较研究,从文学理论上深入探讨了李梦阳对孟浩然诗接受问题,并未从文献角度对李评孟诗加以观照。因此,对于李梦阳评点《孟浩然诗集》尚有讨论的空间。

李梦阳于正德六年(1511)至九年间任江西按察使提学副使,据李充嗣的李评孟诗《跋》“比僉事于江西,会寮友关中李君^②,李君曰:‘诗以体类是也。’于是类其体刻焉,贻诸知孟诗者”^③。李充嗣正德五年至七年曾任江西签事^④,可知李梦阳评点孟浩然诗的工作是在正德六年至七年间完成的,初次刊印当在

①王辉斌主编:《孟浩然研究论丛》,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黄山书社,2011年。

②李梦阳籍贯庆阳卫(今甘肃省庆城县),故称“关中李君”。

③《孟浩然诗集》(二卷本)卷首,甘肃省图书馆藏明凌濛初朱墨套印本。

④《明史》卷二百一有《李充嗣传》,并未提及李充嗣任江西签事事。但《明史考证》却有一条:“章宗瀛按:充嗣官陕西时尝疏刻中官某,刘瑾怒之,侦其事,无所得,时充嗣方除父服,侍母养。瑾乃摭其服制违限,免官。瑾诛,起为江西僉事。七年,由山东副使擢云南按察使。”(《明史》卷二百一附录《考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雍正]《江西通志》卷四十七亦载李充嗣于正德间任江西僉事。可见李充嗣于正德五年(1510)刘瑾被诛后起任江西僉事,直到正德七年改任。

正德七年。不过这个刻本今已散佚不见。至万历、天启时,吴兴人凌濛初获得歙人潘之恒(字景升)家所刻印的李评孟诗,录入刘、李二人的评语,将其书刻成,书名《孟浩然诗集》。刻成后凌濛初撰写识语,云:

襄阳诗集,刘须溪先生批校本乃其全者。近更得友人潘景升家所梓行,则复有李空同先生所参评,间相攻驳,亦有删削。盖李以崛起关中,雄视千古,故每于格调之间深求之,然亦可以见言诗者一斑。今全录则从刘本,次第则从李本,以李每言若干首为一格,若从刘,则李批不协耳。独《除夜诗》“渐与骨肉远,转与僮仆亲”为崔涂作,而旧所刻孟集皆有之,声调意趣虽似相近,然唐王士源序云诗二百一十八首,今皆逾其数,则向来流传,错杂恐亦不免,非易牙亦难辨渥淄矣。吴兴凌濛初识。^①

据此,可知凌濛初本中的李梦阳评语是从潘之恒家梓之本而来。潘之恒曾在万历三十年(1602)协助东莞人邓云霄校刻过李梦阳《空同子集》六十六卷(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即据此本抄录),对于李梦阳的著述及版本有过深入研究,他或藏有李批孟诗的稿本或印本,并据此刻印成行,可惜该书已佚,不得窥其面目。凌濛初据潘本所刻《孟浩然诗集》分上、下二卷,系朱墨套印本,诗歌用墨印,评语用朱笔,大部分写于天头,间或在诗后作小字旁批,也有朱笔圈点。收诗约267首,按诗体排列。该版本在录入刘辰翁评语的同时,将李梦阳的评语以“李子云”的形式套印在一起,颇便读者对读揣摩。

笔者所见为甘肃省图书馆藏本。该本目录前有王士源序、凌濛初识、刘辰翁跋、李梦阳跋、李充嗣跋,卷端题“唐襄阳孟浩然撰,宋庐陵刘辰翁评,明北地李梦阳参”。凌濛初识后记:“侄毓柟校。”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集部别集类著录有《孟浩然诗集》二种,分别提要称:

《孟浩然诗集》二卷

二册(《四库总目》卷一百四十九)(北图),明凌氏朱墨印本(八行十九字 20.6×14.7)

原题:“唐襄阳孟浩然撰,宋庐陵刘辰翁评,明北地李梦阳参。”……凌濛初《跋》后记:“侄毓柟校。”

王士源序、刘辰翁跋、李梦阳跋、李充嗣跋、凌濛初跋。

《孟浩然诗集》二卷

二册(国会),明朱墨印本(八行十九字 20.5×13.7)。

原题:“唐襄阳孟浩然撰,宋庐陵刘辰翁评,明北地李梦阳参。”卷内有“鹤坪王氏珍藏”、“甘泉山人藏书”等印记。

王士源序、刘辰翁跋、李梦阳跋、李充嗣跋、凌濛初跋。^②

王重民著录之第一种二卷本《孟浩然诗集》,实与甘肃省图书馆所藏本相

①《孟浩然诗集》(二卷本)卷首。

②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台北明文书局,1984年,第497页。

同,系同一版本。王氏说此本即《四库全书总目》所著录之本,却是错误的。《总目》卷一百四十九著录的《孟浩然集》乃是四卷本,属宋本的明代重刻本,并非此套印本。王重民所著录这二种《孟浩然诗集》均系明代凌濛初刻本。此本清代藏书家丁丙《善本书室藏书记》卷二十四亦有著录,丁跋云:

孟浩然诗二卷 明刊本

唐襄阳孟浩然撰,宋庐陵刘辰翁评,明北地李梦阳参。

前有王士源序,后有刘辰翁、李梦阳、李克嗣三跋,又吴兴凌濛初识云:“襄阳诗集,刘须溪批校本乃其全者,近更得潘景升家梓本,复有李空同所参评,间相攻驳,亦有删削。今全录则从刘本,次第则从李本。”评点以硃版套印。有“少石丛书”、“笔底烟霞”、“胸中邱壑”三印。

此本今藏南京图书馆。跋中“李充嗣”误为“李克嗣”。

二、李评《孟浩然诗集》的价值

李梦阳在评点孟诗后为之作《序》,称:

予观刘子评浩然诗,当矣,然有未至者焉。予读其诗,窃以时时附以己意,笔之,俟知者论焉尔。

刘子,即刘辰翁,从序中可知李梦阳的评点是对刘辰翁评点的纠正与补充。李梦阳参评的孟浩然诗共有85首,包括上卷35首,下卷50首。就体裁而言,所评五言古诗21首,七言古诗3首,五言排律15首,五言律诗43首,七言律诗3首,“可见李梦阳最关切的孟浩然诗,乃是五言古诗及律诗”^①。笔者以为李梦阳评点孟诗具有重要的文学文献价值,以下试从三个方面论述:

第一,从文献流传的角度看该文献对孟浩然研究的价值。

据笔者考察,除历代选录过孟浩然诗的唐诗选评本之外,孟浩然诗集的单行评点本传世只有三种:元代有刘辰翁(须溪)评点本,明代先有李梦阳(空同)评点本,后有袁宏道(中郎)评点本。这三种评点本代表了三个不同时代文人对孟浩然诗歌的接受与评价。刘辰翁评本在明代颇为风行,有二卷本、三卷本及四卷本多种,高棅《唐诗品汇》所选录孟浩然诗,就抄录了不少刘辰翁的评语。而李评孟诗传本却很少,历来不为学界所关注。清代袁宏道评点的孟诗传本也不多见,因与本文无关,此不多赘。

由于李梦阳在明代文学史上的特殊地位,故李评孟诗在整个孟浩然诗的评点史上应占有一席之地。关于李梦阳评点孟浩然诗的情况,在现存李梦阳文集《空同集》的各种版本中均不见有记载,当时人的著述文章中也未见提及,究竟什么原因?现存李梦阳别集的初刻本是嘉靖九年(1530)黄省曾刻于苏州的《李空同先生集》六十三卷,后来的版本均基本据此本刻,但据黄省曾

^①侯雅文:《李梦阳参评〈孟浩然诗集〉及对刘辰翁批点的承变》,《孟浩然研究论丛》,第540页。

《序》，他编刻梦阳诗文时依梦阳嘱托有所删削^①，因此，李评孟诗的信息在今存李梦阳文集中不见，也是可以理解的。此外，李评孟诗的初刻本不传，至凌濛初据潘之恒家刻本刻成套印本后，此书才开始流传，但明后期与清代书目中著录也不多见。据笔者考察，明代后期的官私书目基本未著录过李评《孟浩然诗集》，清代邵章《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补录元刘须溪评点本《孟浩然诗集》，并云：“有明李梦阳刊二卷本。”此说显然有误，据李梦阳文集及有关文献，李梦阳并未刊刻过孟诗，当是评点无疑。可见邵章未必见过这个版本。莫友芝撰、傅增湘订补《藏园订补邵亭知见传本书目》卷十二上著录《孟浩然诗集》二卷，云：“唐孟浩然撰，宋刘辰翁、明李梦阳评。”又云：“明万历、天启间凌濛初朱墨套印《盛唐四名家集》本，八行十九字，白口，左右双栏。有凌濛初跋，又有凌毓桷校题名。”傅增湘所补录的凌濛初朱墨套印《盛唐四名家集》本《孟浩然诗集》，当是刘辰翁与李梦阳评本。此外，上文已说过，清代大藏书家丁丙也藏有一本李评孟诗，《善本书室藏书志》即有著录。《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中只著录一种，即丁丙跋本，现藏于南京图书馆。据笔者查阅有关书目及第一、二、三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刘辰翁评、李梦阳参评《孟浩然诗集》二卷本，现藏于国内者有：上海图书馆、安徽省图书馆、山东省图书馆、甘肃省图书馆、南京图书馆、苏州图书馆、浙江大学图书馆、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故宫博物院。可见，李评孟诗的凌濛初刻本存至今日的数量并不太多，加之各图书馆均将该版本定为善本而使该书不能被孟浩然研究者轻易见到。

今人对于李评孟诗也只是偶有提及，如万曼《唐集叙录》（中华书局1980年）、佟培基整理《孟浩然诗集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等对此本有十分简略的介绍，李景白《孟浩然诗集校注》（巴蜀书社1988年）在诗后“集评”中选录李梦阳评语35条，但对于该文献的具体情况优劣并未做出任何评价。目前有关唐诗辑评的著作，如陈伯海《唐诗汇评》等书对该文献及李梦阳评语也未曾提及，大型资料汇编《中华大典·文学典·隋唐五代文学分典》之“孟浩然”，则自《王孟诗评》一书中转录出李评孟诗约15条，并录凌濛初识语，对于李评孟诗的文本则只字未提。可见，编辑者也并未见到刘辰翁评、李梦阳参评之《孟浩然诗集》二卷本，所录显然是二手材料。

鉴于此，笔者以为明代凌濛初所刻朱墨套印本的刘辰翁评、李梦阳参评之《孟浩然诗集》二卷，作为孟浩然诗歌研究的重要文献，至今尚未引起国内学界的全面关注，因此，李评孟诗在孟浩然研究方面的文献价值及文学批评价值尚需进一步挖掘。

第二，就孟浩然诗的明代接受史研究资料而言。

明人尊崇唐诗，这是不争的事实，李评孟诗恰恰是这一文学思潮下的产

^①郝润华：《李梦阳诗文集流传及版本考辨》，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编：《古典文献研究》第12辑，凤凰出版社，2009年。

物,但是,就明中期文人推崇盛唐诗来说,每个文人又都体现出不同的层次与看法,对每位盛唐诗人也表现出不同的兴趣与感受,因此从文学阐释学与接受学的角度看,该文献对于研究李梦阳以及明代文人对孟浩然的接受乃至对唐诗的接受均有一定的参考作用。

世人皆称李梦阳主张“诗必盛唐”,一味尊崇盛唐诗,其实,仔细考察该书,发现李梦阳对孟浩然诗就不只是称赞。据笔者统计,在李梦阳参评的85首孟诗中,明确提出褒扬的评语有21条,明确提出批评的评语有16条,其余的评语并未明确表达孟诗的优劣。因此,可以看出李梦阳对孟诗的态度是褒贬兼有,比较客观。明谢榛《四溟诗话》云:

李空同评孟浩然《送朱二》诗曰:“不是长篇手段。”浩然五言古诗近体,清新高妙,不下李杜。但七言长篇,语平气缓,若曲涧流泉而无风卷江河之势,空同之评是矣。^①

谢榛是“后七子”成员,他对李梦阳对孟浩然诗的评价给予了肯定的态度,也可以管窥见豹。

国内研究明代唐诗接受史的论著也自不少,但对于李评孟诗的文本却不大措意。在研究对孟浩然诗的接受史时国内学者有时不免陷入空谈的境地。如有学者就认为李梦阳力倡学习杜甫,对王、孟诗风不满。笔者对于这种观点实不敢苟同。事实情况是李梦阳并未对孟浩然的诗歌表示出不满情绪,他对孟浩然的诗歌下过功夫,李评孟诗文献的存在就是最佳答案,况且在其评点中,对孟浩然的诗也多有称赞,尤其是对那些雄健、豪放、富有格调的诗作,李梦阳往往给予正面评价。如评《题鹿门山》云:“此首佳,思致郁密。”评《宴荣山人池亭》曰:“富丽畅健。”虽然有所选择,但态度还是十分客观公允的。可惜研究明代文学的学者们并未留意于此。与李梦阳有过交游并受其文学思想影响的“金陵四大家”之一的顾璘(1476-1545)在嘉靖后期著有《评点唐音》一书,代表了明中期唐诗批评的总体成就,该书一直受到学界关注。笔者以为可以将此类唐诗选评本与李评孟诗中的评语相互参照,从而深入探讨明代人尤其是明中期的唐诗接受。因此,李评《孟浩然诗集》对于研究孟浩然接受史以及明代文人的唐诗观依然具有较大价值。

第三,就李梦阳诗歌理论研究的史料而言。

现代学者研究李梦阳的诗歌理论,基本依据的是其《空同集》中的文章,对于李评孟诗这样的文献也并未加以关注。据笔者所了解的情况,李梦阳一生曾评点过四位诗人的诗集,一是魏曹植诗,二是唐代杜甫诗,三是唐代孟浩然诗,四是明代杨一清诗。据有关书目以及近年所编几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著录,李评曹植诗集现国内有藏存^①,但数量极少。李批杜诗,周采泉《杜集书录》

^①《第二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著录李梦阳、王世贞等评《曹子建集》十卷,明天启元年凌氏刻朱墨套印本。现藏浙江大学图书馆、无锡市图书馆、桂林图书馆。

卷九著录李梦阳《批杜诗》，说清嘉、道间人陆烜言亲见此书，并云：“此批或尚存天壤，亦未可知。”^①因书已不存，究竟是否产生过，也很难证明。因此现存于《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中的李批杨氏《石淙诗稿》对于研究李梦阳的诗学理论具有重要价值^②。不过杨一清是明代诗人，又是李梦阳的老师，李梦阳在评点其诗的时候显然带有个人感情色彩，态度有不够客观之处。而对于孟浩然诗集的评点，应当说是较能反映李梦阳诗学理论的文本。一般认为李梦阳提倡“诗必盛唐”，但就笔者在整理李梦阳诗文集时的考察，李梦阳其实并未说过类似的言论，倒是同为“前七子”的王九思（1468-1551）曾说过“诗必汉魏盛唐”的话。二人虽是同一流派的文人，但诗歌观不一定完全相同，况且李梦阳的思想在前期与后期就截然有异。因此，有了李评孟诗，我们研究李梦阳诗学思想就多了一份有力的文献支撑。

自正德以后，明人开始将许多唐人诗集改编为分体本。据上引李充嗣跋，李梦阳主张孟诗依诗体排列，可以证明李梦阳对诗集编纂方法与体例的看法。

宋代以后文人评价孟浩然诗，一般以清幽、闲淡、飘逸等界定孟诗的风格，而李梦阳评点孟浩然诗，十分注重诗歌的“格”、“调”以及孟诗的“雄”、“健”风格，视角显得十分独特。这当与李梦阳的诗歌理论一脉相承。李梦阳曾说：“辞断而意属者，其体也，文之势也；联而比之者事也；柔澹者思；含蓄者意也；典厚者义也；高古者格；宛亮者调；沈着雄丽、清峻闲雅者，才之类也。”^③“格古”、“调逸”是李梦阳对诗歌创作风格的主要追求，“山人尝以诗视李子，李子曰：‘夫诗有七难：格古、调逸、气舒、句浑、音圆、思冲、情以发之。七者备而后诗昌矣’”^④。李梦阳的“格”、“调”在这里显得较为抽象与难以理解，不过，我们只要结合他评点的孟浩然诗即可知道什么是“格”，什么是“调”。如《耶溪泛舟》评曰：“‘白首垂钓翁’以下，终是两截，格已不同。”《题终南翠微寺空山人房》评曰：“自《发渔浦潭》至此五首是一个调。”《彭蠡湖中望庐山》评曰：“调杂。”《襄阳公宅饮》评曰：“自《江上别流人》至此六首又一格。”《湖南即事忆贻上人》评曰：“《田家元日》至此三首是一格。”《王迥见寻》评曰：“《归田园》至此三首是一格。”《与黄侍御泛北津》评曰：“自《晚泊浔阳》至此四首又似律，其调太杂。”《从张丞相猎赠裴迪》评曰：“调杂，非古非律。”《九日龙沙作寄刘大容虚》评曰：“‘歌’字相接，是转调法。”分析评语中频繁出现的“格”、“调”字眼，再结合孟浩然诗的创作，我们不难探究出李梦阳所谓的“格调”的真正涵义，也进而对明代“复古派”的诗歌理论做出更加深入

①周采泉：《杜集书录》卷九“辑评考订类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514页。

②史小军、杨毅鸿：《试论李梦阳评点〈石淙诗稿〉的诗学价值》，《暨南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

③《驳何氏论文书》，《空同子集》卷六十二。

④《潜虬山人记》，《空同子集》卷四十八。

的探讨。因此,李评孟诗的文学批评与诗学价值自不待言。

附录:李评《孟浩然诗集》原文辑录

为便于读者阅读与利用,笔者辑录凌濛初刻二卷本《孟浩然诗集》中李梦阳评语如下:

卷上:

《耶溪泛舟》:“白首垂钓翁”以下,终是两截,格已不同。

《听郑五惜琴》:在此公口出,虽浅亦自佳,效之则不可。

《早发渔浦潭》:此一首佳。

《题终南翠微寺空山人房》:自《发渔浦潭》至此五首是一个调。

《初春汉中漾舟》:此首全无好处。

《彭蠡湖中望庐山》:调杂。

《题鹿门山》:此首佳,思致郁密。

《游明禅师西兰若》:亦不见好。

《泊湖寄阎昉》《大堤行寄万七》:《泊湖》、《大堤》二首是乐府调。

《登兰山寄张五》:“愁因薄暮起”二句不可言朴。(按,刘辰翁曰:朴而不厌。)

《还山贻湛法师》:“墨妙”以下便不称,虽李、杜,其古诗亦皆前密而后散。

《入峡寄弟》:词杂。

《登江中孤屿遗王迥》:同此一题,若诵“秋水共澄鲜”一句,则孟诗为奴仆矣。(按,“秋水共澄鲜”为谢灵运《登江中孤屿》诗句。)

《岁暮海上作》:海上复问沧州,何谓?

《送从弟下第后归会稽》:起句亦不见苦。

《襄阳公宅饮》:自《江上别流人》至此六首又一格。

《山中逢道士云公》:“奈何”以下其意怨。

《涧南即事忆贻上人》:《田家元日》至此三首是一格。

《王迥见寻》:《归田园》至此三首是一格。

《送陈七赴军》:是盛唐诗。

《与黄侍御泛北津》:自《晚泊浔阳》至此四首又似律,其调太杂。

《西山寻辛谿》:“窥”、“历”二字好。

《冬至后过吴张二子檀溪别业》:兴味可掬。

《陪张丞相自松滋江东泊诸宫》:此首不浑成,如“机息鸟无疑”等,伤于细碎。

《陪庐明府泛舟回》:他妙在“蠲”、“雁”字,何言“下句胜”? (按,刘辰翁评曰:“下句胜。”)

《题义公禅房》:此公作禅子语更好。

《寻张子容隐居》:太方,寡味。

《寻天台山》:此首胜《登樟亭楼》诗,刘却不许,不可晓。“华顶”、“恶溪”极有照应,“扬帆截海行”,更雄。

《从张丞相猎赠裴迪》:调杂,非古非律。

《与张折冲游耆闾寺》:此首佳。

《梅道师水亭》:亦佳。

《宿立公房》:佳。

《登龙兴寺阁》:能赋,信然。

《秦中苦雨思归赠袁左丞》:语虽拘,自是律体。

《九日龙沙作寄刘大容虚》:“歌”字相接,是转调法。

卷下:

《秦中感秋寄远上人》:“黄金燃桂尽”,终伤气。结句好。

《酬李少府》:亦只寻常。

《宿永嘉江寄山阴崔少府国辅》:佳。

《洛中寄王九迥》:盛唐人皆如此作。

《送洗然弟进士举》:“以吾一日长”二句佳。

《京还赠张维》:亦是健。

《赠萧少府》:也如此作。

《荆门上张丞相》:气不足。

《同张明府碧溪赠答》:亦善道富贵语。

《和张明府登鹿门山》:“草得风先动”二句虽细不伤。

《和张判官登万山亭因赠韩都督》:亦是律。

《宿武陵即事》:“似”字不佳。

《次蔡阳馆》:好,好。

《途次望乡》:好。

《人日登南阳驿亭子怀汉川诸友》:“剪花”二句终伤气。

《初出关旅亭夜坐怀王大校书》:“扬云”,扬子云也。古人多剪人名姓入诗。

《闲园怀苏子》:好,好。

《伤岷山云表观主》:好,凄中有健。

《都下送辛大至鄂》:自《题野人园庐》至此五首不佳,伤于吐易。

《夜泊牛渚趁薛八船不及》:自别他人,绝道不出。

《送韩使君除洪州都曹》:语杂。

《自洛之越》:何等气魄。

《送苏六从军》:是从军诗。

《赴京途中遇雪》:不得。“落雁”一联,终伤于旷。

《久滞洛中贻谢南池会稽贺少府》:慷慨。

《途中晴》:通透。

《送子容进士举》:惟朴乃古,又是一种。

《游江西留别富阳裴刘二少府》:“千山叠成嶂”二句不透。

《送谢录事之越》:“白云向吴会”二句,诗亦似之。

《送奚三还扬州》:只似说话,却妙。

《送王昌龄之岭南》:王、孟名相亚,不愧同学。

《岷山送张去非游巴东》:情思宛然、慨然。

《同庐明府早秋宴张郎中海亭》:语散。

《裴明府席遇张房》:何用人怜。结语更索。

《清明日宴梅道士房》:如此作便好。

《寒夜宴张明府宅》:太细。

《宴荣山人池亭》:富丽畅健。

《寻陈逸人故居》:后四句不称。

《过故融公兰若》:无限悲痛,皆在言外。
《过故人庄》:“就”字好。
《东陂遇雨贻谢南池》:“河柳润初移”,似晚唐句。
《寒夜》:亦不见好。
《长安早春》:“鸿渐”、“莺歌”,何言早春?黑水亦远。
《九日得新字》:亦浅。
《鹦鹉洲送王九游江左》:伤于轻。
《高阳池送朱二》:不是长篇手段。
《和庐明府送郑十三还京兼寄之什》:音调不协,亦如此疏卤。
《登安阳城楼》:叠亦不妨。
《登万岁楼》:后四句无味。
《除夜有怀》:却萧索。

作者工作单位:西北师范大学古籍所

·本刊启事·

本刊已被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及 CNKI 系列数据库收录,其作者文章著作权使用费与本刊稿酬一次性给付。如作者不同意文章被收录,请来稿时向本刊声明,本刊将做适当处理。

《文献》杂志编辑部